



■图片故事

长大

□翟杰 文/图

正在吃饭，女儿突然来了一句：“爸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？”听过之后，怦然心动，思绪瞬间被拉回到自己的童年。

小时候的我，天天盼着能够长大，看着周围比自己高一头的大孩子们，心中感到无比艳羡。我不想成为他们眼中的小不点，我盼望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成为大人。说来好笑，我当时最大的愿望，是能像邻家大伯一样，拥有胖胖的肚子，那样，就能用上腰带了。那一段时间，我铆足了劲儿吃饭，但几个月之后，肚子仍旧瘪瘪的。

我几次偷偷把父亲的腰带系在腰间，无奈，扣上最紧的一个眼，腰带还是会滑落到屁股上。长大多好啊！除了能把衬衣扎到裤子里，能用上亮亮的腰带，还可以畅快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而不再整天被人呵斥“大人说话小孩子少插嘴”。

“爸，你想啥呢？”女儿的话把我唤醒，“我问你呢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？”“现在不好

吗？为什么非想长大呢？”我问她。“现在也好，”女儿嘟着小嘴，“不过，我还是喜欢长大！”问缘故。女儿说，长大了，就不用天天写作业了；长大了，就可以有自己的手机，自己也能发朋友圈了；长大了，就可以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；长大了，就可以去旅行，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了……女儿打开了话匣子，一口气列举了十几条长大后的宏伟愿景。

这让我深有感触。小时候，认为长大是一件很幸福、很遥远的事，真的长大了，却又盼望能想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寒冷的冬天，可以穿着棉袄棉裤在冻得发硬的土地上疯跑，可以撅着屁股弹玻璃球，可以头上冒着热气追着陀螺一通猛抽，可以花两毛钱买个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几口就吞下去，可以叼着冰棍在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玩“超级玛丽”、“魂斗罗”、“双截龙”……直到真的长大了，才明白，遥不可及并非十年之后，而是今天之前。

女儿还不懂得这个道理，她像我当年一样，只是一心盼着早一天长大。我知道，跟她说珍惜童年时光之类的人生道理她肯定不会有任何感触，一如当年父母跟我说这番话，我觉得简直就是废话连篇一样。

忽然女儿歪着脑袋，调皮地眨了眨眼睛，问我：“爸，你长大了吗？”我笑了，这还用说，你都这么大了，我当然长大了。女儿伸了伸舌头：“可我看你没长大！”

哦？愿闻其详。“就拿昨天来说吧，早晨奶奶让你穿长袖衬衫，你非但没听，还有些不耐烦，”女儿开始细数我的不是，“还有那次，你喝酒喝多了，奶奶边给你倒水边说，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省心点哦！”

女儿的话，让我一阵脸红。的确是这样，虽然已为人父，但在很多方面我还真的是没有“长大”。吃饭了，坐在餐桌上喊“筷子”；找不到诸如钥匙等物件时，总责怪家人乱拿乱放……

这时，母亲放下刚炒好的一盘菜，用围裙擦着手，说：“这样挺好，你长大了，我就老喽！”我望了望母亲，又看了看女儿，眼睛竟然有些涩涩的。



■家庭相册

茉莉花开

□徐光惠 文/图

小时候，四家人住在一个大院子里，其中一户廖姓爷爷祖辈成分是地主，他讨了两个老婆，二婆婆是廖爷爷的小老婆。

二婆婆的家在偏僻的大山里，家里穷得叮当响。二婆婆小巧玲珑，眉清目秀。亲戚说山外一户人家想要讨二房，如果愿意男方会给一笔丰厚的彩礼。16岁那年，二婆婆糊里糊涂被嫁给了大地15岁的廖爷爷当小老婆。

廖爷爷待她还不错，却处处受大婆婆的刁难，二婆婆总是隐忍不吭声。几年后，二婆婆相继生下三个儿子，大婆婆突然中风瘫痪，神志不清，她一边拉扯孩子，一边照顾大婆婆。二婆婆裹过小脚，走路困难，但她勤快、能干，种菜、养鸡、洗衣、煮饭样样都行，她种的菜挑到城里去卖，总能卖个好价钱。她养的一群母鸡很会下蛋，一家人舍不得吃，凑够一筐后拿去卖，她总会给大婆婆留两个，说需要营养。

大婆婆时不时的会犯病，我们都不敢去她屋里。那天大婆婆房里传来奇怪的叫声，我跑到门边探进头去。大婆婆头发散乱，颧骨高高凸起，眼眶深陷。

她正用手使劲掐二婆婆的手臂大叫着：“你滚、滚出去！”一把将二婆婆手里的碗打翻在地。二婆婆挣脱大婆婆的手，把地上的碎片拣起来。“呜呜……我不吃，我要喝水……”大婆婆又哭起来。二婆婆喂她水、帮她梳头发时。当她抱着一堆脏衣服出来，手臂上青一团紫一团。“大婆婆打你，你咋不还手？”二婆婆摸摸我的头：“她都这样了，哪能和我计较呢？”

二婆婆文静、温和，穿戴得体，不像乡下那些女人不修边幅，大声吆喝。闲时，二婆婆喜欢坐在院子里做鞋垫、养花弄草。她做的鞋垫特别漂亮，图案栩栩如生。村里的大姑娘、小媳妇常上门讨教，二婆婆总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们。

一年四季，二婆婆的院子里花开不断，鸟语花香，我们常在院子里玩耍，看她打理那些花草，蔷薇花、樱桃花、迎春花、茉莉花。第一次见到茉莉花，细小的枝干，叶子微黄奄奄一息。我问二婆婆：“这是啥呀？快要死了你还栽它干嘛？”

二婆婆说：“这是茉莉花，

它能活的。”我将信将疑。“别嫌它，花开时很漂亮呢。”半月后，那茉莉花真就昂起了头，叶子开始返青，一天天变得绿意盎然，鼓起小花苞。初夏的一天，小花苞终于绽开了笑脸。我大叫：“二婆婆，茉莉花开啦！”二婆婆走过来：“我就知道，它会活过来的。”一朵朵娇小玲珑的茉莉花缀满枝头，洁白如玉。一股香气袭来，淡雅芬芳。

“好一朵茉莉花，好一朵茉莉花，茉莉花开，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，我有心采一朵戴，又怕看花的人儿要骂我……”二婆婆摘下一朵别在发髻上，轻声哼唱着，露出浅浅的酒窝，那画面特别美，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茉莉花凋零后晒干可以泡茶喝。有时我们玩累了渴了，二婆婆就会一人倒一碗茉莉花茶，笑着说：“孩子们，都渴了吧？快喝。”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扑鼻而来，馨香无比，咕嘟咕嘟喝下肚，清凉怡人。

日子一天天好起来，二婆婆含辛茹苦将几个儿子养大，盖了房子娶了媳妇，一头青丝染成了白发。那年，廖爷爷突然被车撞了，一条腿被截肢，只能拄着拐杖走路，二婆婆悉心照料，陪他在院子里晒太阳、看书，看她侍弄满院的花草。廖爷爷临死前，拉着二婆婆的手，蠕动着嘴：“对不起，这辈子、我、我欠你太多……”

“没啥欠不欠的……”二婆婆哽咽着，浑浊的泪从眼眶滚落而下。二婆婆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村庄，将她的一生留在了这片土地。89岁那年，二婆婆离开了人世，她走得很安详很恬静。那天，院子里那棵茉莉花悄然盛开，芬芳久远。

■工友情怀

深孔钻头的匠心

□于德深 文/图

深孔钻“头”，这是工友对唐玉涛的美称。唐玉涛与深孔钻有着不解之缘，从进厂的那天起他就在深孔钻上跟着师傅学习。他的数学成绩好，学习数控机床有根基，师傅一点就破，只两个月时间他就能独立操作了，而且不出废品。

30岁那年，他听说外地工资高，只要技术好每月工资不少于5000元，于是他活了心，领着妻子一家三口去了南方一千就是20年。这20年他安了家，有了自己的小天地，生活得十分惬意。就在他想继续发展的时候，老厂请他回家。原来老厂与外地签了加工一批圆柱钢深孔的订单，而加工深孔必须用数控机床的深孔钻，可摆弄这台数控机床深孔钻的人正是唐玉涛。唐玉涛接到这个请求，想：自己是土生土长的老厂人，老厂是自己的根，从蹒跚走路到学有所成离不开老厂的工友。如今老厂生产有了困难理该回去，可回去工资得每月减少2000元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他还是义无反顾回到老厂。

到家的第二天他就走到厂里熟悉工作流程，穿上工作服开始工作。深孔加工难度很大，由于原件淬火不好，中间有硬结，就像一根木头多处有结子一样，刀上去就打根本无法钻。他反复琢磨如果按照加工的角度要求25度这活没法干，只有调整刀的角度并且看着进刀的情况随时调整才能进



行深孔加工。

唐玉涛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，把刀的角度由原来25度角调到30度角、35度角，他人不离机台、目不转睛地盯着进刀，后背的汗水湿了干、干了湿，“长”出片片的盐碱花。就这样，他每天从早上5时到晚上5时，一直工作在深孔钻的机台上，只有中午的一个小时吃饭时间他能趁机打个盹儿。

其实唐玉涛克服了许多困难。妻子是多年的“老糖病”，每天都是他给打胰岛素。家务活自然也都落在了他身上。他每天4点就起床做早点、家务，安排妻子吃饭，一切收拾好了立马上班。晚上下班又是一阵忙活。如今5年过去了，唐玉涛在深孔钻的岗位上为厂里争取到一个又一个合同订单，赢得客户赞誉，也得到了工友们的赞誉：“深孔钻‘头’”。